讀書記疑

讀書記疑卷之八

寶應王懋竑予中甫著

南史

南史避唐廟諱當與北史同而今本丙字不諱又虎字雜見此皆後來校者所改如諸葛長民之爲長人孝武小字道民之爲道人則校者有所未知而褚彥回劉彥節之以字稱則疑其別有故而不敢以輒改也虎之爲獸淵之爲深卷中猶一二見之此可爲本文之證

宋武帝料慕容超及答姚興與劉穆之語皆刪削太過失其本意當從宋書補正

永初元年復租布詔先言彭沛下邳三郡其下分言之彭城本鄉故比豐沛優復比漢紀所謂世世無有所與者而

沛郡下邳則限以三十年南史删彭沛數語旣失其意又去僑復之制四字改可復爲各復似彭城與沛下邳俱復三十年矣當據宋書改正

永初元年十月改晉所用王肅祥禫二十六月儀依鄭氏二十七月後除此禮制之大者不當删

南史帝紀刺史例不書武帝三年義眞爲南豫州刺史少帝二年義恭爲南豫州刺史義眞義恭皆諸王而義眞書義恭不書此其例之不一也又諸刺史進位加號畧無關係皆可删而南史備書之如進江州刺史王宏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又進司空又改授車騎大將軍後乃授司徒錄尚書事揚州刺史其衛將軍司空車騎大將軍皆進位加號而江州刺史則如故是皆可不書而以司徒錄尚書

事領揚州刺史揚州京畿舊以宰相兼領徐羨之爲尚書令揚州刺史正與宏同乃羨之書揚州刺史及進司空錄尚書事仍書刺史如故至宏則刪揚州刺史不書例多參錯又諸州刺史及分置州郡不書而亦間有書者總以無定例之故今亦不能一一詳載也

武帝紀詔改權制一從寬簡語未明當以宋書補入又免兵亡逃侵濫服親詔亦宜載

元嘉二十三年駕幸國子學策試諸生此爲盛事而南史刪之非是又十九年立國學詔南史亦不載於後御書廢國子學甚失契勘二十四年大赦賜文武爵一等除宥繫囚寬減逋負賜孤老羸疾人穀五斛蠲建康秣陵田租之半南史止載進文武位餘皆刪之未當也

江左之政以元嘉爲稱首所下諸詔雖極平近皆殷然有恤民之心南史多删去頗失其實又帝卽位三十年止有立元武湖興景陽山兩事而遽繫之日役重人怨考宋書無此四字不知何以增此也

孝武大明元年復親民職公田此不當删二年復郡縣田秩并九親祿俸六年復百官祿而不載何年斷九親百官祿俸當考田秩疑卽職田南史以其重出故删其一

海陵王休茂反參軍尹元慶起義討斬之宋書作義成太守薛繼考按宋書本傳繼考僞稱立義事泄被誅宋紀誤也當以南史爲正

明帝泰始三年八月大赦四年祀南郊大赦六年七年大赦南史俱不載

泰始四年詔自今凡竊執官仗拒戰邏司或攻剽亭寺及害吏民者此諸條悉依舊制五人以下相逼奪者可特賜黥刖投畀四遠此似是寬減之辭南史所書頗爲不同未知南史所據當更攷之

泰始五年桂陽王休範爲中書監中將軍揚州刺史此以中書監而領揚州刺史與他刺史不同南史缺又是年廬江王禕爲南豫州刺史此不當書而南史載之蓋互誤也

泰始五年以軍興以來百官斷俸並給生食生食二字疑南史缺七年帝疾間三字當刪宋書以疾愈大赦天下今去大赦而猶留此三字衍文也且前不書有疾而後云疾間皆非例

泰豫元年蔡興宗爲征西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荆州刺史

是時興宗自會稽太守移荆州刺史征西開府其加號耳沈攸之爲郢州刺史以鎭西將軍進安西將軍南史删郢州刺史四字則似以荆州屬之攸之而興宗僅爲開府儀同三司矣此其誤也興宗攸之俱受顧命而興宗在荆州攸之在郢州南史云入閣被顧命入閣二字宋書所無南史誤也興宗於廢帝即位後以中書監光祿大夫徵還尋薨而攸之卒未入故雖受顧命而不在輔政之列晉宋世重外任多有以在外而與顧命者陶長沙以不與晉明帝顧命爲恨此其例也興宗荆州刺史可不書而以中書監徵此當書而又不書尤爲疎畧

齊高帝紀黃回頓新亭率兵欲赴石頭爲成兵所遏不得過會聞石頭平遂稱赴援南史删削太多不見此曲折是

年三月殺鎮北將軍黃回南史不書以己見宋紀也

齊書建元元年詔封文武功臣司徒褚淵等三十一人進爵增戶各有差南史不書此脫文建元二年正月以司空尚書令褚淵爲司徒十二月以司空褚淵爲司徒必有一誤南史削正月四年詔賞元年以來戰亡者蠲租布二十年雜役十年不當删去

南北史好載符瑞齊高帝紀末所載多巫媼不經之言而累幅不止皆可删御也齊書皆不載

齊武帝紀帝既得出後生獲肅之遂起義子勛遣將戴凱之爲南康相軍主張宗之助守帝擊破凱之别將追擊宗之斬之遂攻郡城城陷凱之奔走留據郡城南史止云將討戴凱之而始末俱不詳惟雜載諸㤥幻語以亂之此尤

爲疎略之甚者不可不補正也起義後會始興相殷孚率軍赴尋陽帝以衆寡不敵遂避揭陽山南史止云避難揭陽山亦不分明

齊武帝紀立皇太子妃王氏宋紀元嘉十五年立皇太子妃殷氏不書孝建三年書皇太子納妃不書何氏其體例不一如此

齊高帝建元四年詔修建國學是年武帝罷國子學南史止書罷國子學與宋紀同武帝永明三年立國子學四年國子講孝經車駕幸學賜祭酒博士助教酒各有差俱載齊書而南史刪之

永明元年以楊炅爲沙州刺史封陰平王齊書無封陰平王四字而下有以隴西公宕昌王七字亦不知其所據也

按陰平宕昌大抵皆附於魏江左時通貢獻特羈縻而已故其事不詳而南史傳所載與各紀且有異同殆不可考缺之可也

南史齊帝諸紀與齊書多有異同不獨删削太多而亦有增添者當別有據然於輕重取舍之間頗有未曉蓋難以一一詳考矣如蠲逋租恤貧乏滅罪責諸詔雖多虛文然當畧存其概而删削大半又如永明四年富陽人唐寓之反害東陽太守遣宿衛討平之此非小事而亦不載舉此以例他可知矣又四年詔揚南徐二州今年戶租三分二取見布一分取錢來歲以後遠近諸州輸錢處並減布直匹准四百依舊折半以爲永制此宜詳載而亦畧之永明七年正月詔二百里內獄同集京師克日聽覽自此以外

秀州郡訊察三署徒隸詳所原釋此齊書所載而南史云三月詔皇太子於東宮元圃園宣猷堂臨訊及三署徒隸兩書不同當是正月發詔比及三月諸獄乃集命皇太子臨訊而各記其一所以不同

永明七年以柳世隆爲左僕射西昌侯鸞爲右僕射南史有之而齊書不載至五月以新除左僕射柳世隆爲尚書令則又載之是左僕射之不書乃齊書脫文也南史與齊書異同頗多姑記一二如西昌侯鸞官階兩書差互不一尋撿前後又當以南史爲正

梁武紀先叙歷官亦與梁書不同梁書起家巴陵王南中郎法曹行參軍南史不書隆昌初除太子庶子給事黃門侍郎南史自中書侍郎拜黃門侍郎又爲右軍晉安王司

馬淮陵太守南史尋爲司州刺史還爲太子中庶子領羽林監南史爲太子中庶子領四廂直其除都督雍梁等州諸軍事雍州刺史在明帝未崩之前南史以爲明帝遺詔其不同如此抑不知南史何所據也

梁武答諸將併兵圍郢語謂席闡文語皆合兵機所宜詳載南史刪去非是

梁書敘武帝即位後追尊皇考妣追封兄弟又封功臣爲公侯及諸弟然後書以中書監王亮等云云言有次第南史先書以王亮沈約爲尙書令尙書右僕射後書封諸弟而追封諸兄弟及封功臣并削不書其追尊皇考妣更載於後疑當從梁書又舊王進號凡五國南史止書其三安西將軍宕昌王梁彌頡進號鎭西將軍鎭西將軍河南王

吐谷渾休留代進號征西將軍兩條不書此脫文

柔然魏改作蠕蠕周隋多作茹茹宋齊梁又作芮芮當以蠕蠕爲正若其自稱當曰柔然必不以蠕蠕爲號也

武帝紀天監元年四月宕昌王梁彌頡進號閏月梁彌邕正封宕昌王四年又以梁彌博爲宕昌王宕昌傳止載彌博及子彌泰而無彌頡彌邕殆不可詳考

天監二年十一月左僕射沈約以母憂去職三年正月王營以右僕射轉左柳惔爲右僕射而沈約別進號鎮軍將軍南史刪以母憂去職句非是

南北分紀並從敵國之例故於他國之易世皆書曰殂而南史於魏獨仍從本國之稱此非例也合改正

儀同三司歷代以爲官名梁書於臨川王宏及王茂俱云

同三司之儀意雖不異而於前後則不合矣南史因之蓋偶未察耳

普通元年八月車騎將軍韋叡卒南史不載叡於梁爲重將其卒也當見於紀削之非也又王暕王份皆爲尙書左僕射暕以普通四年卒於其位南史書之份自左僕射爲右光祿大夫轉左於普通五年卒南史不書此等於例亦未合

梁武捨身同泰寺南史所載較詳然如菩薩大捨僧衆默許等語皆可不載當以梁書爲得

大通二年北青州刺史元儁南荆州刺史李志皆以地降李志無考元儁即元世儁北史有傳不載青州降事當是來降而復歸於魏也此可不載元樹爲郢州刺史據譙城爲魏

所執此宜見於梁紀而梁書南史皆不載天監七年以元樹爲極湖二州都督封魏郡王梁書不載梁書中大通四年散騎常侍元樹爲鎮北將軍南史不載其互異如此又中大通四年南史書以侍中元景隆爲徐州刺史封彭城郡王通直常侍元景宗爲青州刺史封平昌郡王梁書只書元景隆亦不云封王其元景宗則無之別載元樹尤參錯不可考元樹梁書有傳載詳而極湖二州都督則不載魏郡王作鄴王考之北史則改封也景隆元法僧子法僧有傳景隆及弟景仲皆附焉景宗則無考疑亦法僧子史缺不載耳

大同元年十一月中衞將軍特進右光祿大夫徐勉卒勉梁賢相此亦宜見於史者南史以其不在相位而削之非也

普通五年以散騎常侍元樹爲平北將軍北青兗二州刺

史率衆侵魏梁書南史同魏書元樹爲郢州刺史或史之誤文而南史爲極朔二州都督極朔遠在北境非梁之所及此南史之誤其自平北進號鎮北則南史以其無所關涉而削之也

梁於魏爲敵國而南史於大舉北伐改曰北侵非也當改正

陳天嘉四年開府儀同三司廣州刺史歐陽頠薨刺史之卒例不得書若以開府儀同三司而書之則是時刺史之爲開府儀同者不一人也侯瑱之書薨以太尉南史例司徒司空太尉皆書薨頠又非其比薨當作卒而此條亦可不書光大元年王沖亦以開府儀同三司書薨陳武帝文帝之世三公侯瑱侯安都周文育迭居之安成王亦爲司

空爲尚書令若尚書左右僕射則不一見於史南史率因陳書之舊亦不能加其本例也

梁丁貴嬪傳有司奏先引宋泰豫初議百官以吏敬敬帝所生陳太妃而謂宋明帝在時百官未有敬故後更言毋以子貴之義今當致敬又引元嘉中始興武陵而國臣並以吏敬敬所生而謂泰豫朝議以吏敬敬帝所生事義正同是時武帝在而以昭明故致敬所生故迂曲其文如此南史刪削前文則泰豫朝議句難解矣

劉道規傳道規有將畧其破桓謙荀林復江陵料敵制勝俱合兵機南史多刪削頗失其實宜補正桓元死後桓謙桓振復據江陵道規與何無忌進攻之南史不詳敘又誤以爲追元宜改從宋書

道憐無才能其稍有軍功皆部下之力南史删之是也彥節當別傳義欣有政績所陳請選頁吏疏亦當存之南史太略又劉晃劉綽皆同

卜伯與之謀爲齊高帝所殺宋書不詳其人如何然其事則不可沒之也南史止載其名而事則削之非是

劉遵考傳附從子季連宋書目錄有之今宋書本傳脫去遵考傳亦多誤宋書不能一一詳考畧記於此

后妃傳其名號宋梁齊陳各不同南史依宋書而又少變其例今按宜以北史所書爲得南北史皆成於一手不知其例何以互異也

宋文帝諸子皆一字名而字則以休字冠之乃自休仁以下皆稱字而史亦不別著其名此不可曉

彭城王義康傳初除督豫司雍并四州諸軍事豫州刺史徙監南豫豫司雍并五州諸軍事南豫州刺史又授使持節都督南徐兗二州揚州之晉陵諸軍事南徐州刺史其所加冠軍將軍右將軍驃騎將軍及散騎常侍開府儀同三司皆其爵號而於職任無與也凡縣屬於郡郡屬於州郡有太守州有刺史而刺史有都督監督之異又有使持節持節假節之分都督爲上監次之督又次之使持節爲上持節次之假節又次之其不假節者謂之單車刺史專治一州之事而已南史例不悉書其都督諸州者則謂之都督某州刺史其無都督者則謂之某州刺史而使持節等亦皆畧之

義恭傳卑辭曲意盡禮祇奉且便辟善附會俯仰承接皆

有容儀南史作卑辭曲意附會皆有容儀語似未明

武昌王渾傳爲持使節監雍梁南北秦四州荆州之竟陵隨二郡諸軍事甯蠻校尉雍州刺史南史例不書諸州至此不可書監雍州刺史遂變例全書之此皆起例不一之故

宋書於諸王散在各卷其例不甚可曉南史一以次第書之爲有條貫勝於舊書

劉穆之傳朝議如此且相酬答直云在我措辭又難唯應曰神州治本宰輔崇要興喪所階宜加詳擇此事既大非可懸論今暫入朝共盡同異此正是答皮沈所議之語南史悉刪去只載今暫入朝兩句失其旨矣又謂所親曰貧賤常思富貴云云謂與上當有穆之二字何承天傳穆之

日頃願爲丹徒劉郎不可得也正與此合通鑑以此爲諸葛長氏語似誤

徐湛之傳发遠之討司馬休之臨陣爲魯軌所害故軌子爽來奔湛之以爲不敢苟伸私怨乞屏歸田里南史於逵之但云臨陣見害則湛之所云幾不可解

王元載歷官最多畧無事蹟齊書所載太繁南史刪之是也然傳末云元載性夷雅好元言在梁益有清績西州至今思之此數語當存

王元邈傳乃北勸魏勸疑作逼南齊無此四字齊武之於王瞻以一言之隙而殺之高帝於元邈有深怨而畧不介意且加委任其相去遠矣其於房叔安射鉤斬袪無以踰也叔安事齊書不載

孟懷玉傳從平京口定建鄴宋書作從平京城定京邑按宋書以京口爲京城都下爲京邑兩稱易混南史改之爲當而他處有不盡改者故著其例於此

裴方明與劉道濟平羣氐及與劉眞道破仇池俱有戰功可特立傳南史依舊書附載而又刪其戰功未爲允也

孫處向彌蒯恩孟懷玉等傳俱太畧

劉延孫傳初爲孝武鎮軍北中郎中兵參軍南中郎諮議參軍領錄事又轉補長史尋陽太守行留府事故孝武即位與顏竣同封蓋以藩邸之舊恩其後洊歷顯位超資越序率由於此南史刪去前官而但云孝武初位侍中封東昌縣侯累遷尙書右僕射全失其實當考宋書補正之

趙倫之畧無事蹟不當立傳南史無外戚附后妃傳可也

子作荐亦當附之南史以倫之與蕭思話臧燾同卷蓋皆以外戚也然倫之亦不可與蕭臧同

蕭介諫納侯景表最爲先見其言皆驗而南史不載莫曉其意通鑑仍採入之相傳謂通鑑專取南北史攷之不盡然也

謝瀹傳齊書所載爲吳興守兩事皆不稱職而末係之云在郡稱爲美績南史削去之并吳興守亦不書瀹子覽傳云父瀹爲吳興則與本傳差互當於後拜吏部尚書上補出爲吳興太守六字

謝朏傳爲豫章內史爲政和理甚得民心後爲晉陵太守在郡清靜百姓化其德境內肅然南史俱削去其後卻云爲晉陵郡時與義僧遞講經論則語無所係矣其除安成郡守以母往於郡喪不赴齊書不載自左戶尚書遷掌吏

部以公事免後又自左戶尚書徙吏部尚書晉陵後又掌吏部故齊書云至舉又三爲此職南史只一書亦太畧王僧達宏之少子南史宏子錫錫子僧亮僧亮弟僧衍僧衍弟僧達則僧達乃宏之孫矣僧衍宋書不載既是僧亮弟則僧達不當爲其弟此三字誤無疑也但僧達何以與僧亮僧衍同以僧字名豈亦如之字之例父子皆不避耶孝武罪狀僧達詔言其昬齒高閣契規蘇寶故宋書末附載蘇寶以終其事南史不載詔辭則蘇寶可不附書南齊書成於梁時王儉傳天應民從以順爲從避諱今本作順卻非是南史改從是也

王僧虔誡子書齊書所載亦多譌字然大意可識南史刪削多不得其意當從齊書補正之其云專一書轉誦數十

家注自少至老手不釋卷尙未敢輕言汝開老子卷頭五尺未知輔嗣何所道平叔何所說馬鄭何所異指例何所明而便盛於麈尾自呼談士此最險事設令袁令命汝言易謝中書挑汝言莊張吳興叩汝老子何可復言未嘗看耶此皆名言不當删去又如闔棺自欺阿越不學等語恐有訛誤南史載之不能有所是正王郎時耶下有十數語如今所載則語爲不了矣凡此取舍之閒皆有不能釋然者姑記於此

王華傳論徐傳語南史所載與宋書不同當兩存之少帝下當增廬陵二字明矣之下當增廢帝若存慮其將來爲禍致此殺害且畏廬陵云云語意方爲完備王弘傳載殷獻語與齊書正相反未詳孰是諸王傳固多删削而亦有

所增益其一二疑誤處無別本可參校今亦不能盡以意定也

史例歷官不盡書然前後不容疎脫王逼傳天康元年爲翊右將軍右光祿大夫及置佐史後進號安右將軍轉左光祿大夫至太建六年加特進侍中將軍光祿佐史並如故南史僅一書左光祿大夫而於六年加特進以下則全無之所云將軍佐史如故竟不知所自來矣此疎脫之甚其將軍等九字當爲衍文

王晏傳敘初授官太繁可删至爲齊高帝府屬反削不載此不可曉當改云初車騎晉熙王爕授安西主簿時齊武帝爲長史與晏相遇沈攸之難作隨武帝鎮盆城齊高帝時云云漸見親待乃留爲高帝征虜撫軍府諮議領記室

遷領軍司馬中軍從事中郎常在高帝府參議機密初起家臨賀國常侍員外郎轉車騎南史後載爲員外郎事則前不可刪

王仲德傳料魏諸語南史與宋書不同當兼存之南史太畧不見其意

垣閎垣遵子榮祖從父齊書誤以爲榮祖子南史已正之其所載亦多與齊書異又宋書閎兄閬附垣護之傳言其母墓爲東阿寺道人曇洛所發閬與閎共殺曇洛等五人詣官歸罪見原閬爲義興太守兗州刺史後爲竟陵王誕所殺南史旣削閬不載而殺曇洛事亦不見於閎傳殊爲疎畧

南史閎爲交州刺史司州刺史益州刺史歷度支尚書衞尉卒於金紫光祿大夫齊書汝南新蔡二郡太守歷散騎

常侍領長水校尉右衛將軍加給事中領驍騎將軍累遷金紫光祿大夫自金紫光祿大夫外所歷官無一同者宋書閻與弟殿中將軍閎則南史齊書又皆無之一人之身而參錯不同如此史之所載蓋有不可以一一詳考者矣蔡興宗傳興宗甥袁顗顗子彖是興宗之姊孫蔡有女與顗內外兄弟而以適其子彖此不可解明帝令以其女妻南平王敬猷興宗以姊言爲辭明帝但云姊言豈不可違亦不云其非輩行也袁彖傳彖覬子非顗子南史蓋承宋書之誤然顗覬嫡兄弟南史洵子顗彖顗弟覬之子南齊書彖祖洵父覬則覬亦興宗之甥豈覬非其姊所出耶南史彖傳以興宗爲祖舅齊書以爲外舅是南史以母言之齊書以妻言之也參考兩傳興宗乃是以女妻姊之孫實

有不可解者姑記於此而再考之

何尚之傳王睦告其子爲刼新制凡刼身斬家人棄市何叔度議睦既縛送餘人不應復告並全之謂免其家人也南史删睦既縛送二句而云並合從原則似并其子原之矣宜從宋書補正（斬刑謂之棄市此棄市制不可曉或棄市二字誤）

張茂度傳治中從事史南史作中從事避治字并去史字南史書中從事甚多舉其例於此別駕從事史見宋志後來止云別駕省文也宋書作別駕從事史

劉爰節傳秣陵令劉實建康令劉遐密告齊高帝而爰節弟亦名遐是同時兩劉遐也秣陵令劉實建康令劉遐宋書不載（齊本紀丹陽丞王遜告變南史同爰節傳誤）

劉遵考傳督並州司州之北河東北平陽北雍州之新平

安定五郡諸軍事并州刺史領河東太守南史書并州刺史領河東太守而刪督五郡又爲使持節督雍梁南北秦四州荆州之南竟陵順陽襄陽新野隨六郡諸軍事雍州刺史新野襄陽二郡太守南史雍州刺史加都督是時遵考未爲都督而新野襄陽二郡太守不書又與前異矣又遵考以督南徐兖州諸軍事南兖州刺史領廣陵太守以監豫司雍并四州等諸軍事豫州刺史領南梁郡太守南史不書以刺史領太守遵考傳四見

檀道濟傳監南徐兖之江北淮南諸郡軍事南兖州刺史又都督江州之江夏豫州之西陽新蔡晉熙四郡諸軍事江州刺史南史只書南兖州刺史江州刺史而監都督諸軍皆不書非其實矣江州治尋陽宋書還鎭尋陽南史作

壽陽誤也但爲江州刺史而所督止江州一郡此則有未詳者姑記以俟考

宋齊梁陳諸州刺史皆兼督諸州軍事而有都督監督之不同各本紀只書某州刺史從省文也本傳有全書者有書某州刺史加都督者又有只書某州刺史者南史本紀例不書刺史間有一二而本傳則例不合書或書某州刺史加都督或書都督某州刺史或書某州刺史亦無定例難以詳考

張裕傳使持節督廣交三州諸軍事廣州刺史又使持節督益甯二州梁州秦州之六郡諸軍事益州刺史南史俱書都督廣州刺史都督益州刺史而裕實未嘗爲都督也凡此類多誤子永傳兩爲冀州刺史皆誤加都督而於青

冀二州刺史獨書監四州諸軍事亦非例也又會稽太守加都督他傳未有此例宋書本傳亦多參錯姑闕之

張緒傳王儉爲格外記室前有限內記室限內格外俱未詳

劉道憐傳都督荆湘益甯泰梁雍七州諸軍事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護南蠻校尉荆州刺史南史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護南蠻校尉加都督又都督徐兗青三州揚州之晉陵諸軍事守尚書令徐兗二州刺史南史徐兗二州刺史加都督北史例作都督某州刺史南史變其例加都督中有監諸州督諸州非都督而亦云加都督者又間書都督某州刺史又以監督與都督不同直書某州刺史各傳多不同以道憐傳居首故舉其概於此

張緒傳王儉曰北士中覓張緒過江未有人緒南人儉意以爲北士中過江以來未有能過之者著語少拙南史改作張緒過江所未有北士可求之耳卻全失其意

張沖傳持節督豫州諸軍事豫州刺史又督南兖兖等五州南兖州刺史又督司州軍事司州刺史又督郢司二州郢州刺史並持節如故南史豫州不書節直作南兖刺史司州郢州刺史而持節與督諸州皆畧之

宋書四十六卷張邵傳附張暢五十九卷又有張暢傳詳畧雖有不同實一人而重出也其四十六卷傳皆同南史止以太武改爲拓跋燾而後則稱魏主宋書無此稱又各傳以孝武爲世祖南史改稱孝武今傳獨稱孝武是後人以南史附入之必非宋史之舊當删去宋齊梁陳書多有缺誤不能細考其

大者畧附一二而已

徐文伯家世精醫術當入藝術傳不當附融傳後南史無藝術傳故以附此然如釋寶誌之流以附隱逸頗爲未當當於南史中加出之

范泰傳既已致仕則任心行止不關朝廷自所宜然不知何以爲有司劾奏也然致仕後仍表賀元正并陳旱災似有位於朝非放還田里比矣此等處未可詳攷或疑致仕二字衍文

范蔚宗傳自敘本文有難曉解處南史删削尤多缺畧宜從本文考正之

虎帳岡宋書作武帳岡宋不諱虎字此自名武帳岡後人以虎字多作武故以例改之而不知其誤也凡史所諱皆

當仍其本字或於卷末注明之北史多仍舊而南史所改者十之七八矣又有誤改者如武岡之類其所不及知者則不復改校者之不學如此可爲一喟也

鄭鮮之譏滕羨事大意謂羨不當仕宦宜在貶裁不得多引前事以爲逼證而文意枝蔓頗費疏解南史止引其端而未究所終並不知其意之所在矣當從宋書刪削存之

蔡興宗傳王道隆到興宗前竟不呼坐秋當詣王曇首不敢坐宏興宗謂王球不得就席五十年中有此三事考張敷傳狄當周赳詣敷就席敷呼左右曰移我遠客江斅傳紀僧眞詣斅坐定斅命左右曰移吾牀讓客二事亦相類當併著之南史刪五十年句王曇首傳不載狄當王球傳亦不載宏興宗以見興宗傳故也秋當卽狄當宏興宗宋

書作王宏江斅齊時事非宋也其事則相類耳

顏延之傳出爲永嘉太守已拜義康欲黜爲遠郡文帝令車仲遠代之是延之未嘗至永嘉也南史删已拜與車仲遠代之句未明宜補入

顏竣傳鑄錢兩議删削過多不見其本意當從宋書補正宋制百官集議衆議不同並以啟上宋書往往載之竣傳其一也然所議雜以吏牘又有訛誤頗難曉解南史因並削之僅載一二當時之制遂不見於後世甚爲可惜景和元年後事蓋終鑄錢之議故并及之竣死於孝武之世非其所見也孔季恭傳墾湖田議

顏師伯傳大明二年爲持節督青冀二州徐州兖州之三郡諸軍事青冀二州刺史與魏連戰屢有功宋書所載甚

詳南史削其官並沒其事師伯人不足道然美惡不掩似不容盡削也孝武紀大明二年冬索寇青州刺史顏師伯頻大破之南史亦削去

周宏正傳請釋乾坤二繫陳書載表辭亦同至梁武帝詔則云乾坤文言及二繫疑表辭脫誤當從詔

庾登之爲司徒右長史南東海太守司徒長史官在京都而又爲南東海太守豈遙領不之郡耶庾仲文爲始興王濬湘州司馬濬不之任除南太山太守司馬如故而仲文自在京師正與登之同此官制未可詳考顧琛補司徒錄事參軍山陰令亦是一例南太山南史作南梁山陰令南史不載

沈演之傳演之深爲彭城王義康所待在府州前後十餘年後乃與劉湛等不同盡心朝廷故史稱其雅仗正義南

史删去爲義康所待等語卻不見此意宜補入義康爲司徒領揚州刺史湛之爲司徒右司掾揚州治中從事史故云在府州十餘年府司徒府州揚州也

江湛傳子五人恁恕憼愻法壽皆爲元凶所殺宋史止附恁而不載其所終齊恁爲齊高帝所殺與南史不同疑齊書誤齊書高帝作太祖祖當作初字之誤也江謐傳父徽爲太初所殺

庾仲文名炳之宗少文亦名炳之傳皆稱字劉彥節名秉亦稱字炳秉俱昞之嫌名獨江秉之不稱字北史秉作康或是康字後人以宋書改之

沈慶之傳視諸沈爲劫首者數十人云云此事宋書不載恐未可信慶之忠謹自持必不肯以意外行事也

沈攸之傳高道慶還都不詣攸之別南史攸之與宴飲於

聽事道慶既已入州取叙毀之則已與攸之交惡矣必不詣攸之而攸之亦未必仍與宴飲也當從宋書

柳元景傳轉使持節監雍梁南北秦四州荊州之竟陵隨二郡諸軍事雍州刺史南史作雍州刺史監雍梁南北秦四州荊州之竟陵隨二郡諸軍事竟陵隨二郡宋作三誤案南史例於都督諸州某州刺史皆不全書止書某州刺史加都督於都督諸州亦然而監諸州則不可書皆加監乃變例全書之又以刺史移於監州之上此皆非也

梁書無柳仲禮傳此必脫去與北齊不載彭樂同南北史俱有傳當檢補之

殷孝祖傳孝祖隨顏師伯攻魏與沈慶之征廣陵王誕得有戰功宜畧存之

殷琰傳劉勔傳宋書太煩南史刪削太多卻又過畧宜畧補之勔所條答買元友來降事亦宜並存也

魯爽傳爽有七弟唯三弟在北餘俱同南奔其部曲共六千八百八十三人宋書所載甚詳南史俱不書又魏毀其墳墓則其三弟必被誅矣宋書亦不及魯秀孝武以爲司州刺史領汝南太守南史不著其後事宜畧從宋書補載之秀與義宣同舉兵至襄陽敗還與義宣北走爲人所殺此不當畧去

鄧琬傳前敘諸官末云褚靈嗣潘欣之沈光祖爲中書通事舍人故後言內事悉委褚靈嗣等三人南史刪前語而後云三人則不知何三人矣宜改云內事委褚靈嗣潘欣之沈光祖三人

劉鍾封安邱縣五等侯後封永新縣男虞邱進封龍川縣五等侯後封望蔡縣男孟懷玉封鄱陽縣五等侯後封陽豐縣男宋初類此者甚多此皆一時勳格依例普授不以高卑爲等級也其已封而復封者史謂之別封亦許回授子弟然諸封當有虛封實封之不同更詳考之

何承天傳丁況三家久喪不葬爲承天之議則丁況等乃葬無棺櫬非久而不葬也末又云若葬不如法許同伍郎糾意自分明久不葬乃史之誤文

南齊書周顒傳附王儉講孝經未畢舉曇濟自代數語無所係疑脫簡在此當攷定

劉遵傳曾以安北將軍帶郇縣令故簡文有宏道下邑之語南史刪郇縣令則此語無著矣

梆元景傳劉道彥愛其能脟元景居父憂未得加命令江夏王召之故下有服闋二字南史删居憂句則服闋二字當爲衍文又元景爲領軍太子詹事加侍中後轉驃騎將軍本州大中正領軍侍中如故南史不書驃騎以下後云爲尙書令太子詹事侍中中正如故則中正字乃不知所自來矣宜改正

鄧琬傳初廢帝命錄送前軍長史荆州行事張悅至湓口琬稱子勛命釋之以爲司馬二人共掌內外衆事後悅背琬斬之以降南史删釋悅事於後云張悅始發兒子表云云則不知張悅於𨙸陽何官最爲舛戾當補正

蕭遙光傳垣歷生爲曹武所擒遙光使殺歷生兒齊書歷生出降被殺遙光使殺其兒與南史不同以遙光使殺其

兒推之則歷生自是出降然或倉卒誤傳南史當別有所據也齊書附遙光府佐司馬端事南史削之

蕭景先傳景先爲持節督司州軍州事領司州刺史領義陽太守與魏軍相距南史不書其後以征虜將軍丹陽尹假節司州諸軍皆受節度亦以禦蠻也南史止書假節司州諸軍事蓋失之景先齊高帝從子而本名道先此不可曉蕭鈞蕭景先傳皆與齊書不同當別有據

蕭穎達傳弟穎孚自建鄴與修萬智南歸僅免齊書與修靈祐山中聚兵攻據郡縣所敘極詳齊梁諸傳往往有不同而此尤爲最乖者也

豫章王嶷傳建元中還侍中武帝即位進太尉解侍中後又加侍中南史删進太尉解侍中則後加侍中乃爲重出

此雖小錯然亦不契勘之過也嶷爲唐寓之事上啟語多訛缺檢齊書亦爾甚爲惜之但其大意猶可識耳

子廉傳梁武詔豫章王元琳巴陵王昭秀胄子同齊氏宗國高武嫡座蓋並言之下當作元琳封新淦侯昭秀降封監利侯方明雖與昭胄傳重出然不得省也同齊作周昭下齊有秀字此誤梁武語子恪南史備載之止刪一兩語然意有不全當補入

子恪傳兄弟有文名者子恪子質子顯子雲子暉子質無傳當作子範此承齊書之誤子範傳少與弟子顯子雲才名相次則子質之爲子範無疑也宜改正

文惠太子傳拜秘書丞以與宣帝諱同不拜宣帝諱承之丞其嫌名也然考齊百官志尚書左右丞及諸府丞署丞

皆不諱當依古嫌名不諱之義隋文帝時官名有中字者皆改爲內中忠之嫌名與南齊不同

竟陵王傳爲邵陵王友時宋道衰謝諸王微弱故不廢此官邵陵王名友史蓋以不廢此官爲非也宋書府州文案及臣吏不諱有無之有與此不同南史改有無之有四字爲有無君之心似是以此傳改然齊書竟陵傳不載此語別云王名友尋廢此官

竟陵論臺使疏極爲名議宜少删節存之南史删去非是其爲丹陽尹請修治塘堨事雖未行然其言不可廢也又如論水旱啟論折租布啟凡所陳請不徒爲一時補救之計實可爲後世法南史皆略不載僅載錢布一條又不言其爲折租布二分取錢而發此其輕重取舍之間皆有未

能釋然者矣

巴東王子響傳南史所載與齊書少異疑齊書爲是然南史嘗別有據齊書或爲蕭順之重子響之罪耳要難以臆斷也

子敬傳載王儉議慈母以慈已而得名議乃謂孫爲慈孫婦爲慈婦此何名也亦所謂汰哉叔氏專以禮許人者矣齊書不載此議

子懋傳阮報同產弟于瑤之此其同母異父弟也齊書作其兄上又有缺字其罵于琳之日不意渭陽翻成梟獍而齊書作小人何忍行此事則固非其舅矣此等處皆未可詳考

王敬則傳都督會稽東陽臨海新安永嘉五郡軍事會稽

太守舊例都督領州刺史而宋齊之制亦多有領太守者其同異之制官志亦不詳載也會稽五郡於宋齊爲京畿本揚州刺史所督其別以會稽太守督之不知其制何如在揚州治內故不更云刺史更詳考之姑記於此

子倫傳後附孔珪曰齊之衡陽江夏衡陽王鈞江夏王鋒也置之此傳則與江夏王寶文相混矣

裴叔業傳在北史故南史畧之然叔業事皆在齊末及入魏而卒以其從子植等俱在魏故併以附之耳叔業當仍歸南史

李安人傳蘭陵承人承字齊諱考地理南琅琊郡有蘭陵承承至建武三年始省則初不諱承字也又蘭陵非郡名而云蘭陵承人未詳

桓康傳魏軍動遣康行假節寧進冠軍將軍於睢陽與魏戰大破之明年以康持節督青冀二州等諸軍事青冀二州刺史武帝卽位轉驍騎將軍卒南史刪削太畧且與前高帝語不相應也

周山圖傳以盆城之舊出入殿省按齊書沈攸之事起武帝啟山圖爲軍副武帝留據盆城衆議以城小難固不如還都山圖不可乃斷取行旅船板以造樓櫓立水柵旬日皆辦南史刪擄盆城事則後語無所係矣宜依齊書補入周山圖曹武李安人皆有百戰功南史大半削去宜節存之

荀伯玉爲高帝驃騎中兵參軍帶濟陽太守後爲豫章王司空諮議太守如故齊書中兵參軍又轉太尉中兵參軍

武陵王征虜司馬安成王冠軍司馬最後爲司空諮議凡歷五仕而太守皆如故則是濟陽乃虛授食其俸而不居其任也其先高帝爲南兗州伯玉爲鎮軍中兵參軍帶廣陵今南兗州治廣陵此又似非虛授與濟陽不同更考之劉懷珍傳懷珍在宋屢爲邊郡雖無戰功而其事不可畧南史盡削之非是

蕭哲母病夢見黃衣者書曰可取南山竹筍食之疾可立愈如言而疾瘳南史改作夢與藥覺而於枕間得之藥似竹根延壽好爲謎語不足信也當從齊書

庾於陵爲尚書功論郎梁書作工部郎此校者不知尚書屬有功論郎而疑工誤爲功遂改作工部工部之名起於隋又齊梁所未有也故凡古書不可輕改

庾肩吾傳永明中謝朓沈約始用四聲以爲新變至是轉拘聲韻彌爲麗靡簡文與湘東王書論之及考其書乃惟恐新變之不極麗靡之不至與所敘殊乖蓋唐初沿襲梁陳之遺而不以爲非也

臨川王宏傳南史與梁書絕不同梁書建安侯通理傳南史以爲通理弟安樂縣侯乂理事蹟同而一以爲通理一以爲乂理其他傳不同處甚多而此兩傳尤爲乖舛不合臨川甚駮梁書且有褒辭恐不足信其通理乂理之異則所傳之不同也通理南史附會理後封衡陽侯

昭明傳僕射劉孝綽時孝綽爲太子僕嘗改正孝綽未嘗爲僕射也昭明令兩稱劉僕乃以其官言之梁書改爲劉僕射亦恐是後人誤改耳僕射徐勉勉雖爲僕射然領太

子詹事故亦與議左率家令皆宮官也此僕射亦當改作太子詹事司農卿明山賓是時亦爲太子右衞率步兵校尉朱異亦爲太子右衞率步兵校尉異傳不載時爲鴻臚卿當改爲右衞率勉以僕射兼太子詹事山賓以司農卿兼太子右衞率朱異以鴻臚卿兼太子右衞率故皆與議史不明著其兼官又誤以太子僕爲僕射皆不詳考之故

沈約傳敘先世太繁蓋本其自序然與他傳例異矣沈林子田子當別爲傳唐初如王智深宋史鮑衡卿王琰宋春秋徐爰孫嚴宋書裴子野宋畧諸書具在必有可考不當一本其家傳也自序又有沈亮頗有事蹟南史削之

韋叡傳合肥既平詔眾軍進次東陵東陵去魏甓城二十里有詔班師下云去魏軍近者去甓城近全軍而還者還

於合肥南史刪詔衆軍進次二語於旣平下遂云有詔班師則下所云似以合肥去魏師近自合肥全軍而還矣所刪十六字而敘事不明當補正

韋粲傳粲長子臧太子洗馬東宮領直侯景至屯西華門城陷奔江州收舊部曲爲其下所害賢者之後所宜特載南史削去別載粲子諒未曉其意

江淹傳淹爲中丞後曾出爲宣城太守在郡四年還爲黃門侍郎遷秘書監淹入齊後歷官最多南史所載甚畧然如宣城太守卻不可刪以後載夢張景陽事故也又建元初爲驃騎建安王記室帶東武令參掌詔冊并典國史此以驃騎記室帶東武令當是食其俸不行令事也南史去記室改云領東武令似未當梁書東昏末淹以秘書監兼衛尉未嘗爲侍中南史所載

說貂蟬當是爲散騎常侍所著傳者誤以爲侍中也張景陽郭璞之夢本一事而傳者有異史兩載之又嘗宿於治亭又字當改作或云淹三字方台

王僧虔傳雍州有盜發古塚得竹簡書以示僧虔云是科斗書考工記周官所闕文也江淹傳襄陽人開古冢得竹簡書王僧虔善識字體亦不能諳直云似是科斗書淹以科斗字推之則周宣王之簡也齊雍州治襄陽此是一事齊書王僧虔傳梁書江淹傳皆不載南史增入而二傳不同當以淹傳爲正既是科斗書僧虔何不識其爲考工記且周官所缺冬官非考工記淹傳周宣王下疑脫以前二字宣王時史籀作大篆此簡既非大篆故以爲宣王以前之簡耳又劉顯傳任昉嘗得一篇缺簡文字零落示諸人莫能識者顯見之是古文尚書所删逸篇昉檢周書果如

其說此卽晉時所傳汲冢周書偶有墜簡顯獨能識之非前科斗之比也記前輩有舉此兩事者聊復及之

王僧孺傳祖准南史作準之非準之王琳之後與僧孺別族僧孺王肅之八代孫其名與僧綽僧虔等同一僧字族旣各別時代亦異王僧辯又不知所出南朝人多以僧字爲名故易混亂

范岫傳岫爲荆州主簿累遷臨海長城二縣令又天監八年出爲晉陵太守次年乃入爲祠部尚書岫歷官頗多南史畧去其半然長城晉陵後附載其事卻不可畧也

傅昭傳安成郡舍稱凶有人夢見兵馬鎧甲甚盛又聞有人云當避善人軍衆相與騰虛而逝夢者驚起俄而疾風暴雨數閒屋俱倒卽夢者所見兵馬踐踏之所也南史有

人夜見甲兵出曰傅公書善人不可侵犯乃騰虛而去有頃風雨總至飄郡聽事入隍中此其事同而改夢見爲夜見改屋倒爲飄入隍中南史好爲誕說當從梁書爲正

徐勉傳尋加散騎常侍南史左遷散騎常侍案勉時爲右衞將軍百官志右衞與散騎同爲十二班非左遷也當以梁書爲正

蘭欽傳攻魏平鑾戰功爲多南史所書太畧其子京爲東魏所獲梁書南史俱不及

韋叡傳叡曰吾聞汾水可以灌平陽絳水可以灌安邑此引古語卽此是也指肥水謂可以灌合肥也南史刪絳水句則似以汾水爲肥水平陽爲合肥矣又叡曰賊已至城下方求益軍臨難鑄兵豈及馬腹此兼用雖鞭之長不及馬腹語葢用兩古語以足其

意且吾求濟師彼亦徵眾猶吳益巴邱蜀增白帝耳師克在和不在眾古之義也南史刪臨難鑄兵二句又刪吳益巴邱二句又刪不在眾三字語意至不分明當補正

徐勉傳遷臨海王西中郎田曹行參軍俄徙署都曹又拜中書侍郎進領中書通事舍人此兩官梁書無之南史於各傳歷官多畧不書無有增改者獨勉傳爲異也

賀琛傳所陳四事多名言南史刪削太多不見其意又詔中所稱語乃不見於奏前後舛馳如云至道者必以湻燾爲先又云有司莫不奏事皆奏中削去語也

顧協傳拜通直散騎常侍兼中書通事舍人累遷步兵校尉守鴻臚卿員外散騎常侍卿舍人並如故員外上少一轉字或遷字卿鴻臚卿舍人通事舍人也南史舍人下有

以事免一層後守鴻臚卿云云舍人既免則不得云舍人如故矣疑南史誤南史員外上亦脫還字
裴之平傳梁書附裴邃後以軍功封都亭侯歷武陵王常侍狄興宏農二郡太守不行除譙州長史陽平太守又還散騎常侍右衞將軍太子詹事陳書裴忌傳父之平以功封費縣侯又爲假節超武將軍都督衡州五郡征討諸軍事累遷散騎常侍右衞將軍晉陵太守世祖即位除光祿大夫慈訓宮衞尉並不就梁陳二書並姚思廉撰而之平一人其不同有如此者南史從陳書而又兼載梁書太子詹事一官亦莫識其何說也按之平爲裴之高第五弟之橫爲之高第十三弟又有第六弟之悌則之平兄弟最多見於梁書者僅四人之高子畿之橫子鳳寶獨之平不言子忌

是忌未必爲之平之子而忌傳之平平字當爲誤文忌父必之平兄弟行思廉以載於忌傳故梁書裴遂傳不復附及而陳書字誤忌父名遂不可考南史以忌爲之平子蓋亦未審陳書之誤耳

江子一傳子一既免職後帥舟師千餘人邀侯景此時史不言何官缺文梁書載子一啟簡文語南史削去非是以子一之忠其語見於史者可削之乎

胡僧祐傳守城有功僧祐中流矢死城遂潰梁書載守城事爲詳南史削之非也

南史繼皆作係寶皆作瑤投皆作透餒皆作餧又赴職多作並職俱未詳何義謚作益采作採藩作蕃波作度潔作絜

王琳張彪梁書俱無傳王琳不屈於陳氏何以不載疑刻

亦脫非其本無也

陳諸王傳南史所載甚畧蓋本書所載皆歷官畧之可也伯仁子番大業中爲資陽令伯義子元基大業中爲穀熟令此與伯謀子鄒爲番禾令同而獨書伯謀子此則未曉其例

黃德兼傳自平周迪後凡六爲都督刺史江州南徐州郢州南豫州合州豫州南史僅一書豫州又不云都督太畧

循吏傳南史增甄法崇王洪軌郭祖深法崇洪軌皆無多事蹟而祖深以上書彊直稱於循吏不合也其事亦多訛誤又傳末不載所終與他傳例不同

讀書記疑卷之八終